

青 楼 梦

(清)俞 达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一名《奇红小史》，存64回。题“厘峰慕真山人著”，“梁溪潇湘侍者评”。作者俞达，江苏长洲人。光绪戊子（1888）文魁堂刊小本。民国17年上海受古书店绘图石印本，藏于郑州大学图书馆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风流公子金挹香，风流多情，与诸多名妓有不解之缘。欲娶名妓钮爱卿为妻，其父铁仙一身清白，以娶青楼女子为媳为耻。挹香遂托好友邹生，前来说服。邹以古代名妓归于名门，传为佳话为例，并与言谈之中，夸尽爱卿极尽操守。爱卿偶堕风尘，及遇挹香，引为平生第一知己，不欲他嫁，而以积蓄赎身，二人终得成亲。挹香风流成性，又娶四妾，并聚卅六名妓，终日莺歌燕语，热闹非凡。后邹生约挹香赴京会试，待挹香归来，诸名妓或屈尊俯就，或从良嫁人，不胜凄凉。挹香捐得功名，为官余杭，因恤民疾苦，为民除害，贤德服人，帝赐道员，诰封双亲妻妾。挹香双亲于花甲之年，成仙而去，挹香遂辞官就里，守制葬亲。时前所聚卅六名妓，只余八人，尚在人间。挹香目睹众妓身世浮沉，联想浮生，深感如梦，痴梦、好梦、富贵梦而已。遂勘破世情，抛却妻妾子女，离家修道。后其子吟梅钦赐状元及第。

第一回 梦黄梁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

词曰：

窝是销金，人采似玉，笙歌竞奏山塘。璧月琼楼，尽教遣此风光。却怜丝竹当年盛，忽兵戈变起仓皇。恨难禁，怨煞王孙，恼煞吴娘。

而今再睹升平字，聚鸳鸯小队，脂粉成行。依旧繁华，青楼都贮群芳。个依本是多情种，凭谁人著意评章。愿今生，锦帐千重，护遍红妆。

慕真山人曰：这首词是专说吴中风俗。自古繁华，粉黛脂林，不能枚举，虽经乱离之后，而章台种柳，深巷栽花，仍不改风流景象。吾少也贱，恨未能遍历歌筵，追随舞席，惟是夙负痴情，于“情”字中时加警惕。但近来有种豪华子弟，好色淫淫，恃骄夸富，非艳说人家闺阁，即铺张自己风流，妄谓多情，其实未知“情”字真解。不知人之有情，非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，山川之秀气，鬼神之契合，奇花异草，瑞鸟祥云，祯符有兆，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。生可以死，死可以生，情之所神，若胶漆相互分拆不开，所以有情者之罕觐也。今我虽能解得情中之旨，而满腔素志，总不能发泄一二分出来。

那日正在无聊，忽见一道人自门外突然而至，细视之，鹤发童颜，超然尘表。正欲诘所由来，那道人即出古铜镜一面，曰：“此尔一生佳话尽寓其中。毋多诘，鉴后即明。”言讫不见。我即捧镜觑之，忽见镜中花木繁茂，不胜奇讶。熟视良久，觉得身轻如雾，神入镜中。恍惚间见两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树，树下各有一仙女侍立，正中坐着一位道长，相貌殊非凡品。正视间，见道长怀中取出一本书来，光华灿目，偷觑之，却是一本花名的册子。俄闻道者一一点名，树下众仙女俱上前参见。又见他默默的说了几句，众女始一齐退出。俄又闻仙乐盈盈，一道者带着一个仙女冉冉而来，及至，二人相见甚殷。那道者谓那位新来道者道：“座下金童玉女一案，本苑主已先发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。如今两造俱至，望即施行。”那位道人点了点头，便宣仙女上前，也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，仙女亦即退去。继而又闻传宣我的名字，我也不解其故，便兢兢上前见了。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吴中金氏，我正欲询其故，觉得一霎模糊，道者已失，自己竟变了一个孩子，知己为金氏子。但细细熟思，前因未昧。及长，遂以挹香名之。游花园，护美人，采芹香，搬巍科，任政事，报亲恩，全友谊，敦琴瑟，抚子女，睦亲邻，谢繁华，求慕道，做了二十余年事业。一日，所见前生之赠镜道人一棒喝来，惊得大汗满身，神归躯壳，镜亦杳然。忽闻架上鹦哥诵诗云：

一番事业归何处，花谢春深老杜鹃。

醒后细思镜中之事，犹觉历历可溯。于是假虚作实，以幻作真，将镜中所为所作录成一书，共成六十四回，名之曰《绮红小史》，又曰《青楼梦》。其人虽无，其事或有。后之阅者作如是观亦可，不作如是观亦无不可，正所谓：

梦中成梦无非梦，书外成书亦算书。

此书非谈别事，专说镜中一段幻迹。这人姓金，字挹香，又字企真，苏州府长洲县人氏。父字铁山，母王氏，家非巨富，室尚小康。生挹香，极钟爱。十龄即就外傅，十四岁诗赋文章已皆了了。及二八，父母欲为娶室，挹香素性风流，托言尚早，意欲目见躬逢，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属。父母素溺爱，亦不过为固执之。挹香虽才思敏捷，应试不难，然志欲先求佳偶，再博功名，是以年将弱冠，未掇巍科。生性无纨绔气，有高士风。身余兰臭，无烦荀令薰香；貌似莲花，不藉何郎傅粉。故人人爱慕之。

一日，挹香在书房看书，正在无聊，却有两个通家好友来看他。一个姓叶，字仲英，因母制丁忧，未邀显达。一个是姓邹，字拜林，宏才博学，早挹芹香，与挹香最投契。因是日天气清和，仲英约拜林闲步寻春，同至挹香处，讨今论古，赏赋鉴文。拜林谓挹香道：“昨日我馆中课文严饬，甚属疲懒，今日幸得仲英过谈，故偕至你处散闷。”挹香乃问道：“林哥哥昨课何题？”拜林道：“乃‘不患无位’一章。诗题乃‘昆仑奴盗红绡’。”挹香道：“弟尝考昆仑奴盗绡一事，真为千古美谈。老昆仑忠心为主，俏红绡慧眼钟情，如此佳人义仆，恐此时不能再得矣。弟素性痴狂，志欲访遍名花，窃恐莫予云觐。若得红绡辈事之，弟之愿亦毕矣。”复道：“课作曾否带来？”拜林道：“文末带来，只携诗在。”乃索诗展开细读，读至第四韵“飞腾仙子术，窈窕美人躯”，不禁大赞道：“风流倜傥，卓犖不群，抑且脂香粉泽，足令读者神迷。第思红绡辈，此时虽不能遇，而风尘中亦多慧质，弟欲一访花丛。苟得知己能逢，亦何嫌飘残之柳絮，蹂躏之名花！不识兄等肯助我一游乎？”仲英道：“弟愚矣。夫青楼之辈，以色事人，以财利己，所知惟谄，不知其情。朝秦暮楚，酒食是娱；强笑假欢，缠头是爱。况生于贫贱，长于卑污，耳目皆狭，胸次自小。所学者婢膝奴颜，所工者笑傲谑浪。即使抹粉涂脂，仅晓争妍斗媚，又何知情之所钟耶？”挹香道：“兄差矣！夫秦楼楚馆，虽属无情，然金枝玉叶、士族官商，有情者沦落非乏其人。第须具青眼而择之，其中岂无佳丽？况歌衫舞扇，前代有贵为后妃者，他如绿珠奋投主之身，红拂具识人之眼，梁夫人勋垂史册，柳如是志夺须眉，固无论矣。即马湘兰之喜近名流，李香君之力排阉党，风雅卓识，高出一筹。然则章台之矫矫，不大胜于深闺之碌碌者乎？”又况梨园蕴藉，樊素风流，过虎阜而吊真娘，离钱塘而怀苏小，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。兄何轻视若斯耶？”仲英语塞。拜林道：“吾弟既必欲一行，我等亦不敢扫兴，但到何处去寻访春光呢？”挹香道：“兄不闻干将坊中章幼卿才技双全，艳名久著，弟未曾一见，何不乘兴而去。”拜林称善。

于是三人偕往，甫入门，早有人通报，即请入室。见其高堂大厦，画舫珠帘，花木扶疏，雕栏缭绕。暂入座，有丽者姗姗至道：“家主请公子内书房叙话。”三人偕之

行，曲折回廊，绰有大家模范。俄闻异香一阵，别开洞天，室中陈设愈雅，上悬一额曰“集红轩”，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《寒江独钓图》，两旁朱砂小对，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。炉烟袅袅，篆拂瑶窗；珠箔沈沈，蒜垂银线。三个正观时，见两垂髫捧茶出，谛视之，肌理细腻，风雅宜人，又非俄顷引导者。爰启朱唇，诘姓氏，三人一一答之。拜林道：“仆等闻贵小姐芳名，如雷贯耳。倾慕久深，屡欲瞻仰仙姿，犹恐鄙陋无文，莫由晋谒。今幸这位金公子说起，故不揣冒昧，斋沐而来，倘蒙不弃，许觐兰仪，则镜阁妆台，尽可容生等一侍也。”婢道：“公子贵人说那里话。但我家小姐晨妆未罢，未识贵公子能稍等否？”拜林道：“不妨。”婢乃辞去。

又片时，忽听环珮珊珊，香风馥馥，四侍女扶幼卿出至集红轩。红羞翠怯，娇靥含春，身穿时花绣袄，低束罗裙，貌如仙子，腰似小蛮，莲瓣双钩，纤不盈掬。上前与三人见礼，各叙姓名，然后道：“妾风尘陋质，貌乏葇菲，怎敢劳贵公子殷殷垂顾。”挹香道：“佳人难得，震耳芳名。今蒙芳卿不弃，许见阶前，不胜侥幸。并知芳卿研究翰墨，酷爱诗词，佳作唱和，往来必广，未识可能拜诵一二否？”幼卿道：“妾沦落烟花，确是性耽吟咏，故常蒙时流惠施藻句，时逢闺秀荣锡瑶章。妾虽酬答有诗，恐取出必遭贵公子窃笑也。”拜林道：“儒林多陈腐之言，不堪悦目。苟有香奁白雪，彤管阳春，仆等视之不啻性命，望之胜于云霓。乞芳卿赐我侪一读，何异百朋之锡！”幼卿道：“既蒙君子见爱，妾何敢藏拙，尚望勿笑乃幸。”遂命侍儿往取。未片刻，即携以出，上书《素芬集》，即示三人。中有《虎阜题壁》、《苏台怀古》、《牡丹八咏》，皆清丽芊绵之作。读到《感怀》一绝云：

年来飘泊溷风尘，狼藉烟花命不辰。
佛纵有情怜浩劫，三生孽债亦前因。

三人阅毕，幼卿又出《莲花合掌图》求题。拜林乃题四绝以赠之云：

其一

卿本瑶台小谪仙，天涯沦落有谁怜。
偶然解脱拈花谛，一笑皈依座上莲。

其二

绝代风流证夙因，莲花偶现掌中身。
瑶池姊妹应相忆，遍召蟠桃少一人。

其三

纵不香甜与玉温，衔珠鹦鹉已销魂。
愿为童子从旁侍，合掌莲台拜世尊。

其四

右黄衫子凤头鞋，罗袜青裙八宝钗。
自是画工描得好，分明丰致较前佳。

拜林题毕，挹香也赠诗一首云：

一曲坊歌子细听，凭谁慧眼早含青？
桃花带雨千般艳，柳絮随风几度经。
心性自然饶妩媚，腰支谁与斗娉婷？
痴情愿作司香尉，保护幽芳永系铃。

嗣后开筵款洽，曲尽绸缪，酒阑后方才相别。挹香素性多情，已觉恋恋。正所谓：

月地花天留客醉，红情绿意惹人迷。

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

话说挹香与二人别后，独自回家，静思日间所遇，虽称才貌兼全，然一面猝逢，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。本欲细谈衷曲，探其行为，奈叶、邹二人在座，不能进语。翌日独去私访，倘得一意中人，订盟未晚。主意已定，安寝寻梦。

甫黎明即起身梳洗，也不至书馆读文，即向堂上问安，托言同窗处今日会文，儿欲一往。父母允许，惟嘱早归。挹香唯唯而出，不带僮仆，独自一人竟往章家。适月娥香梦未醒，婢俗告主人，挹香止之曰：“不可扰他清梦。我略坐片时，还欲别往，少顷再来。”言讫，身边取出四枚番饼，谓婢曰：“小生带得微意在此，送与姐姐买些脂粉。”婢见挹香与他银子，嘻嘻道：“小婢无功受禄，又要公子破钞，待小婢拜领。”挹香挽住道：“见笑，些须何足称谢。敢问姐姐青春几许，芳名定宜风雅？”婢道：“小婢蕖香，年才十五。”挹香又问道：“巷中共有几处平康？”蕖香道：“共有五处，惟对门吕小姐与我家小姐最称知己，不时诗酒往来，其余虽皆相识，无非口面之交。”挹香又询余者三家，蕖香道：“一为胡碧娟，一为陆绮云，一为陈秀英。”挹香留心细记。坐少顷，辞去，至对门吕宅。

原来这吕家也是一个有才的名妓，人皆品章、吕有双美之誉。年二八，小字桂卿，又名琬玉。丰肌弱态，柔媚聪明。往谒即见，挹香上前说道：“仆慕芳卿，时存企望。前因不识仙源，未遑造谒。今幸幼卿姐指点渔郎，始得桃源可问。今蒙芳卿不弃乌尧，遽焉容见，何有幸乃尔。”桂卿答道：“妾乏葑菲，自惭蒲柳，乃蒙幼姐姐齿及，得能亲瞻文采，实前缘也。”于是谦谦逊逊，叙谈良久始别。复至胡碧娟、陈秀英、陆绮云三家，一访而归。

行至半途，忽想起前日卖花老妈谈及汪家新来一位名校书，住憩桥巷假母家中。今日既乘兴而来，不可不兴尽而返。于是迤逦前行，未半里已闻笙歌袅袅，响遏行云，知已到汪家。入门至内，假母出接，见挹香少年秀士，便笑嘻嘻邀入客座。献茶毕，就问道：“公子贵姓？”挹香笑答道：“姓金。”假母亦笑道：“公子为什么不姓了潘？”挹香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假母道：“公子如此貌美，应该与潘安同族。”挹香又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小生姓金不姓潘，则貌不美可知矣。”假母笑说道：“不是老身在这里说，想公子前生定是姓潘。”挹香大笑道：“可谓善红谑矣。”假母道：“不是戏谑，焉得博公子一笑。且请问公子到来，定有见教？”挹香道：“小生自惭不美，所以要来访美人。闻得妈妈院中新到一位令爱，所以特来一访，未识可容俗士班荆一亲芳泽否？”假母道：“小女村野陋姿，尤恐不当公子青睐。既蒙殷殷，亦小女有福，老身当唤他出来奉陪可也。”挹香道：“怎敢。”原来金挹香这个人性情古怪，凡遇佳人丽质，总存怜惜之心，所以听见“唤他出来”四字，甚为踟躇不安，故这“怎敢”二字实由心之所

发耳。于是，引挈香斜穿竹径，曲绕松廊，转入一层堂内，虽非画栋雕梁，倒也十分幽雅。挈香心注美人，未遑遍览，假母引领到堂上坐了，即便进内。挈香徘徊堂上，因想道：“美人此时定知我来拜谒矣。”半晌又想道：“美人此时谅必出房矣。”正想间，忽见两垂髫捧龙团出，奉与挈香说道：“小姐午睡初回，我们去请来。”挈香道：“难为二位了。可对贵小姐说，缓缓不妨，小生品茶相待。”言毕饮茶，觉得一阵阵恍有美人色香在内，吃得甚觉心旷神怡。良久，天色渐暝，方才见那侍儿携着烟袋道：“小姐出来。”挈香听见小姐出来，即忙立起身来侧旁以待，早觉一阵香风，美人从绣帘中袅袅娜娜走出。但见：

翠雨桃花为貌，惊风杨柳成腰。轻盈细步别生娇，更喜双弯纤小。云鬓乌连云髻，眉尖青到眉梢。漫言当面美难描，便是影儿也好。

原来这美人姓陆，名丽仙，本是大家闺阁，因经水火刀兵，致遭沦谪。年方二九，纤秾得中。原籍毗陵人氏，工度曲，善饮酒，后来居上。人一见之，往往魂消魄散。挈香见丽仙装束可人，较日间所遇更加美丽，早喜得心神俱醉。候丽仙到堂时，即躬身施礼道：“小生久慕仙姝，未遑造谒。只道明河在望，不易相亲，又何幸一入仙源，即蒙邀迎如故，真我金某之福也。”丽仙见挈香少年韶秀，早已心倾，又见他谦谦有礼，十分属意，因答道：“贱妾青楼弱女，何足为重。蒙公子一见钟情，大加谬赞，妾何有缘若此耶？但刻因午梦乍回，出迟为罪。公子请上，容妾谢罪。”挈香道：“得识芳卿，亦小生之奇遇，若得饱餐秀色，使魂梦稍安，感恩非浅，何必如此拘泥。”二人谦逊了一回，各通姓氏，东西就坐。茶罢，丽仙道：“今蒙郎君垂顾，妾欲以一樽为献，聊伸地主之情。若云餐秀，妾蒲柳之姿，何秀之有，闻之愈增惭恧。”挈香道：“白玉不自知洁，幽兰不自知香，是仆之饿心馋眼，一望神迷，若再坐，只恐芳卿之黛色容光要被仆窃去矣。”丽仙亦微笑不言，遂邀至媚香楼。

原来这楼是丽仙所居，计屋二椽，极为精雅。中间陈设客座，两旁桌椅工致，挈香环顾楼中，无殊仙府。中悬一额，曰“媚香楼”，两旁挂一副楹联道：

丽句妙于天下白，仙才俊似海东青。

再看几上罗列着图章古玩，博古炉瓶。旁一室即丽仙寝室，入室馥郁异香，沁人心脾。两旁悬挂书画，奕代物华，真个是神迷五色，目不暇接。挈香道：“芳卿人如仙子，室如仙阙。小生幸入仙源，真侥幸也。”丽仙道：“草草一椽，绝无雕饰，郎君直谓之仙，亦有说乎？”挈香道：“仆之意中实见如此，若主何说，则又何祥以对。”丽仙道：“对亦何难，无非过于爱妾，故此楼亦邀青盼耳。”挈香听了，亦笑道：“仆之心仆不自知，卿乃代为说出。芒卿之慧心，真超于千古之上矣。”二人方绸缪问答，只见侍儿捧出酒肴，摆在楼中，请二人饮酒。丽仙道：“不腆之设，不敢献酬，望郎君鉴而开怀。”挈香初意只望一见为幸，不意比日间所遇貌又超群，情又旖旎，又留入楼中，又芳樽款洽，怎不快心！甫饮数杯，早已情兴勃发，偷觑丽仙醉后风神，如芙蓉之带朝旭，妩媚更甚，即携壶斟酒一杯道：“仆遇芳卿有幸，请饮一卮。”丽仙笑道：“郎君是客，不应敬妾之酒。今妾受郎君之赐，亦该奉敬一杯。”言讫把酒饮干，也斟上一杯，

递与挹香。挹香饮毕。二人正在缱绻，忽假母步来道：“好呀，你们竟不用媒了！”挹香笑道：“男女相饮，虽近于私，然亦是宾主往来。倘若红丝系缚，还当借重于斧柯。”说罢，三人大笑。挹香已带微醺，半晌谓假母道：“方才妈妈不用媒之说，明明以媒自居。但不知妈妈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？”假母道：“公子放心，老身虽非吴刚再世，但今日执柯，亦可专主一二。请公子今宵于温柔乡安享甘甜之味，明日谢媒可也。”挹香狂喜，即斟酒一杯，向假母道：“月老请先饮一卮，谢媒明日何如？”丽仙见此行为，樱含一笑。原来挹香情窦虽开，因眼界自高，故犹是无瑕璞玉。此时醉眼情思，怎当得丽仙之风流调笑，你看我如花，我看你如玉，不觉十分难禁。正所谓：

红羞翠怯情偏笃，柳傍花随意易痴。

挹香既醉，即偕丽仙进房，四处又观看了一番，然后至内房。忽见桌上列一红装锦册子，上书“悦目怡情”四字，正欲展开，被丽仙双手夺去。挹香心疑甚，必欲一睹，丽仙勉强与之。挹香启视之，原来是四幅行乐科儿，上边皆标名色：一曰“戏蝶穿花”，一曰“灵犀射月”，一曰“舞燕归巢”，一曰“傍图花随柳”，皆绘得穷工极致，旖旎非凡。况兼丽仙之千般妩媚，万种温存，乃替卸罗襦，代松香带，道：“醉已极了，玉漏之深，望芳卿伴我睡罢。”丽仙此际半羞半就，任挹香拥入罗帏。正是：

一对鸳鸯春睡去，锦衾罗褥不胜春。

要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

话说挹香与丽仙一夕幽欢，甘甜尝遍，千般怜万般爱，及至怜爱不得已之时，未免笑啼俱有。正所谓：

月正团栾花正娇，相逢恰是可怜宵。
携红握翠增怜惜，不问应知魂也销。

二人十分恩爱，枕边又添出无限温存，说得你投我洽，不觉又沉沉睡去，直到次日红日三竿，方才起身。梳洗后吃了点膳，然后回家。至书舍也无心攻读，静坐芸窗。不片时，金乌西返，玉兔东升。挹香因昨夜夜深身子疲倦，食过晚膳，即就寝而卧。

谁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恍惚间此身缥缈，如在云雾间一般。不由自主逸逝而行，细视之，却非素来经过之地。但见隔岸鲜花，沿堤新柳，一弯流水，环绕小桥。烟霞泉石，幽异非常。娇滴滴名花欲语，脆嚶嚶鸟语频闻。行向前，见屋宇突耸，宛如宫殿。甫入门，见悬一额，曰“有女如云”。至堂上异香馥郁，人迹稀逢。信步入内庭，见朱兰曲折，秀石峥嵘，池亭缭绕，花木参差。其中陈设精致，皆非人世所有之物。正视间，忽见一垂髫童子至，乃问道：“君是何人，焉得到此？”挹香乃述其所以来，并询此为何地。童子道：“此乃清虚中院，院主即月下老人吴刚。凡世间姻缘一切，俱是院主执掌的。即世间佳人丽质，一旦尘缘谢绝后，俱在此处居住，故又名曰‘留绮居’。今君有福至此，大有前缘。趁此院主往下界巡察，待我引君一游如何？”挹香大喜，即偕之行。见洞门双启，异境别呈，其中瑶草奇花，纷靡不尽。正中一殿，极尽崔巍，殿中列一仙斧，盖世俗相传斧柯之谓。又有三生石、赤绳等罗列其中。右边有一小门，上书“金屋”二字。启扉入，见绮罗毕集，众美娟然，一个个舞袖翩跹，若要与挹香相见。挹香不觉神魂飘荡，连自己多不知身在何地。见那众美人不慌不忙，都上前相见，都各陈名姓。有说是馆娃宫里的；有说是手抱琵琶，身从马上来的；有说是琴心感触，坊边卖酒家来的；有说是采药相逢，马上折桃花的；有说是宫中留枕，寄与有才郎的；也有说是青琐偷香，分与少年人的；也有说是为雨为云，梦中曾相会的；也有说是似雾如烟，帐里暂时逢的；也有说是吹箫楼上，携手结同心的；也有说是随侍瑶池，题诗改名姓的；也有说是身居金谷，吹箫恨无情的；也有说是掌上玉盘，马嵬留不住的。其余多环珮锵鸣，挨挨挤挤，都说道：“我等乃历代的有名国色，因参破红尘味，在这里静修的，故月老也不派我们下凡的了。”言讫各散，弄得挹香心迷神醉，应接不暇。

再行，又见一朱门上有“六朝遗艳”四个金字，乃僭童子人。原来此中皆前代有名的妓女在内。挹香才入室，只听得莺声燕语，都道：“有情公子至矣，大家快些相见。”只听得环珮叮当，俱出韩相接，周围侍立，锦簇花团。挹香倒觉不安，因说道：“众芳卿请坐，容拙生金挹香晋谒。”众美又推逊了一回，方才坐了。挹香便询首位美人，却是钱塘苏小。挹香听了，即出位下拜道：“仆慕芳名久矣。尝读《西湖志》，见芳卿慧心青眼，绮思奇才，周济鲍仁，实巾帼之丈夫，不胜钦佩。自恨予生也晚，不能拜倒妆台，一亲懿教。不料今日相逢，实出于意外也。”小小挽之起道：“贱妾不辰，在昔堕风尘之内，犹幸者怜怜惜惜，未负年华。至于慧眼奇才，妾何敢当耶？”挹香道：“卿之芳名，不惟仆一人钦羡，即天下有情人皆已为之倾倒矣。惜乎鲍仁今日未遇芳卿，倘今日遇之，我知必向芳卿叩头如捣蒜矣。”言毕又问其次，恰又是虎阜真娘，挹香亦下拜道：“仆慕卿卿，阅时已久，曾在墓上几度欷歔，所以‘慕真’二字亦为卿而得。今者邂逅相逢，岂非天作之合耶？”真娘道：“君之钟惜，妾素深喻。前蒙冢上题诗，有‘新诗空吊落花灵’之句，妾尝传诵不忘。今日之会，亦天意也。”挹香又与薛涛、关盼盼、马湘兰等叙谈。良久，童子促之行，挹香道：“我不返矣。我今在众香国里，得能与众美人朝夕盘桓，亦奚必再思别往。”真娘笑道：“君日后名花相伴，正有一番风流佳话，毋愚快行。”挹香不觉凄然泪下，然后分别。

又随童子前行，回廊曲折，迤逦而来，至一处，上悬“薄命司”三字。挹香讶道：“薄命司乃《红楼梦》中黛玉等之仙居，缘何也在这里？”径入，见数美嘻笑，聚作一团，在内作扑蝶会。爰询童子，童子指着道：“此即宝钗、晴雯、湘云等也。”挹香叹曰：“原来才女性情，阴阳一例，生前如此，死后仍不改此风雅。”入内四面观看，见左边另有朱门，铜环紧闭，上面亦有一额，曰：“绛珠宫”。挹香暗忖道：“此必林黛玉所在。”轻叩铜环三下，有侍儿启扉迎接，见挹香儒雅风流，乃问道：“相公何人，到此何事？”挹香道：“我乃薄福生金挹香是也，偶游仙居，知绛珠宫在此，特来拜见潇湘妃子耳。”侍儿见挹香吐辞风雅，人亦俊秀，入告黛玉。黛玉许见。挹香即匍匐蛇行至黛玉前，说道：“小生金挹香，素读《石头记》，钦慕小姐态度幽闲，恒存臆羨。今日偶尔仙游，得蒙慷慨许见，鲰生有此，不胜幸甚。”言毕，拜倒阶前。黛玉暗忖道：“我只知贾宝玉一人痴情，詎意金某亦然如此。”乃笑道：“金生请起。我自避世以来，迄今二百余年。我们平生之事，本不足传述于人，曹雪芹先生曲为传出，虽是痴情佳话，第恐迷惑世人亦复不少。”挹香点头道：“诚哉是言也。仆读《石头记》，亦尝焚香叩首，倒拜殊深。更有友人邹拜林，谓小姐乃千古有情巾帼，又妙在不涉于邪，十分羡慕，因自号拜林外史，曾记有题赠小姐两绝云：

其一

多愁多病不胜娇，薛海情天幻梦遥。
赢得后人偷洒泪，可怜午夜泣香销。

其二

西风蹂躏月凄迷，灯枕更残暗自啼。
珠泪难还情尚在，如何衰草萋长堤。

此诗仆传诵已久，亦可谅渠之情矣。”顰卿道：“我自谢世以来，蒙曹君曲传情迹之后，虽墨士骚人时加惋惜，而真心惜我者惟君与拜林及秦淮校书斌龄三人而已。惜未见其人，不胜怅怅。”正说间，听重门启处，拜林突如其来。挹香大喜道：“林哥哥，我方才与妃子正在言君，君何亦得至此？”拜林不答，即向顰卿处双膝跪下道：“顰生幸甚，得遇芳姿。”说着不觉双泪齐流，赢得顰卿亦两眶泪下，语不成声。拜林又说道：“仆因日久钦慕，未克如愿，今日此身如梦，飘泊来前，得遇仙妃，实是饶天之幸。”顰卿道：“君之多情我已深喻，但未识芳颜，徒劳企望。今得一见，我愿遂矣。”言旋，化阵清风，绝无影响。觉其地亦非来时路矣。拜林大恸欲绝。挹香乃挽拜林，随童子复至一处，上悬匾额，曰“五百年前旧定缘”。门前悬着一张谕条，上写着：

奉玉谕，此地乃注人姻娅，修造姻缘全谱重地，毋论闲杂仙僮及凡人等，俱不准妄入。此谕。

挹香与拜林看了，大讶道：“此处有玉谕在此，不能径入，如何，如何？”童子沈吟良久道：“君等不泄天机，无妨同入。”二人允诺，即从之人。见其中案牍如山，不可胜计。也有桑间濮上之案，也有淫妇奸夫之案，不一而足。又见两旁册子杂列，挹香窃视之，乃是注人妻妾，历历可稽。乃私向拜林道：“我们二人自称情种，不知日后该有几个妻妾，曷弗趁此一查。”乃启江南册视之，恰是拜林一案，上写“正室花氏”，下有偈语几句云：

平生正直，素性多情。时怀丽质，常恋佳人。室宜独占，星缺五卿。
他时解悟，国寡功成。

拜林看了“正室花氏”，心中有十分相信。但偈句中有“室宜独占，星缺五卿”，却难解得。挹香又翻阅至第四页，却是自己的名字，见上写：“正室钮氏，风尘中人，该在二十二岁完娶。”下边亦有诗一绝曰：

情耽舞席与歌筵，花诰同邀福占先。
三十六宫春一色，爱卿卿爱最相怜。

挹香看了，十分不解，正欲问童子，忽听仙乐悠扬，童子道：“院主至矣！”即促二人行。忽听得一声大喝道：“下界何人，偷窥仙府？”二人没命而逃，满身大汗。及醒来，却是一梦。蕉楼上五鼓频频，犹觉喘吁不定。自从这一梦，有分教：

痴情公子添情思，薄命佳人诉命艰。

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效痴人二生说梦 遇才妓三友联诗

话说挹香一梦醒来，不胜惊奇，又将诗意细参，依然不解。甫黎明起身梳洗，正欲往拜林处诉其事，恰巧拜林来，挹香大喜，请入书房。拜林道：“我昨得一怪梦。”挹香道：“得非遇见潇湘妃子乎？”拜林大惊道：“如何与我梦相同，难道册子果同你一处见的？”挹香遂把昨日之梦细述一遍。二人正在详察那姻缘簿上的诗，忽叶仲英递来一信，启视之，上写着：

吴中才妓谢慧琼风雅宜人，艳名久噪，门前车马如云，弟闻之不胜艳羡，意欲邀请二兄同访。谨于今晨候驾至舍，共作寻芳之侣。勿却是荷。

挹香笑道：“如何他知你在此？但他前日侃侃劝我，何今日亦自入其党耶？”于是二人便至仲英家谈论了一回，啜茗毕，同往慧琼家来。

原来这慧琼原籍珠溪人氏，年方十七，才貌兼全，色艺为一时之冠，芳名有远近之誉。这也是红颜薄命的招牌，不必说他。但心性十分古怪，虽栖迹青楼，绝无脂粉之气，凡遇客来，无非以琵琶一曲，诗赋几章，博几两银子度日。欲选一可意人，了其终身大事。这日正在芳心辗转，忽鸨母走来道：“今日我儿有喜事到了。”慧琼道：“有何喜事，母亲如此快活？”鸨母道：“外边有三个与你一样标致的公子，说是特来访你。皆年轻俊雅，勿任着自己性子怠慢。”慧琼听说，触了自己心事，即整衣出，见三人丰姿超俗，甚觉欢喜。拜林等见慧琼冉冉如仙子临凡，袅袅如嫦娥离月，乃一齐上前相见，各叙姓名。慧琼轻开檀口，款吐莺声，道：“久钦各位乃当今名士，一代骚人。贱妾风尘薄命，得蒙枉顾，何幸如之！”挹香道：“久慕芳名，思一见而未见。今幸此位仲兄挈仆登高，得能一晤，足慰生平。”慧琼见是仲英邀来的，便看了仲英一眼道：“仲英公子乃少年英俊，贱妾青楼薄植，岂足置贵人胸臆？”仲英道：“芳卿慧心兰质，自是离群绝类，每欲追随芳躅，奈俗事蜗集，不果如愿。今幸相逢，确是天缘辐凑。相对芳姿，心神俱醉，不识芳卿其将何以发放我耶？”慧琼红垂羞靥，俯首不言。拜林笑谓仲英道：“仲弟忒煞情急了。”仲英道：“韶华满眼，春色恼人，雨魂云魂，能无飞荡耶！”说着三人一齐大笑。正是：

风流原有种，慧性况多才。
两意相怜惜，春光费主裁。

大家正在诙谐之际，只见鸨母走来道：“酒席已排在松风小憩，女儿可请公子们

一齐去饮酒。”原来这松风小憩乃慧琼的书室，一带斑竹栏干，碧纱窗恰对着远山。四壁图画，满架琴书。三人坐定，啜茗焚香，各人人席，举杯谈笑。仲英道：“久闻芳卿妙擅琵琶，当此良辰美景，愿请一奏。不才虽非知音，愿以洞箫相和。未识芳卿以为然否？”慧琼笑道：“贱妾虽性喜琵琶，但愚如胶柱，仅堪击缶。公子艺精兰史，技越王乔，青楼下技只怕不可并奏。”挹香接口道：“不遇知音不与弹。遇知音如仲兄者，尚有待乎？琼姐不必过谦，我等当洗耳恭听。”慧琼笑了一声，徐将宝鸭添香，然后四弦入抱，半面遮羞，嘈嘈切切，错杂弹来。仲英吹箫和之，声调清亮，音韵悠然。果然吹弹得清风徐至，枝鸟徐啼，悄然曲尽而尚袅余音。挹香拍掌大赞道：“琵琶之妙，真不减得阳江上声也。”

弹罢，仲英道：“我来说个酒令，要《诗经》二句，凑并头花一朵，能说则饮，不能则罚。”拜林、挹香齐道：“请先说。”仲英举杯说道：“月出皎兮，季女斯饥，是并头月季花。”遂一饮而尽。拜林大赞道：“好！”挹香道：“我说。洗爵奠斝，手如柔荑，是并头洗手花。”亦饮讫。仲英道：“林哥哥请说。”拜林道：“我说并蒂花可算？”仲英道：“好算。”振林说道：“驾彼四牡，颜如渥丹，是并蒂牡丹。”挹香道：“好个并蒂牡丹，如今要慧姊姊说了。”慧琼道：“我有倒有了，但是一句《诗经》，一句《易经》，可能算否？”仲英道：“这也不妨，请说。”慧琼道：“我说的是有女如玉，其臭如兰，玉兰并蒂花。”三人入赞，重复各劝香醪，极尽缱绻。

酒既阑，拜林与挹香同向仲英道：“酒已阑矣，琵琶已听矣，秀色已饜矣。夕阳在山，其盍携手同归乎？”慧琼见说，目视仲英，有不舍使归之意。仲英神魂飞越，因对二人道：“天色尚早，不妨再坐片刻，兄何归心之急耶？”拜林暗已猜破二人心事，只做不知，便说道：“一日已尽，何惜片时。况此间离弟府甚遥，非兄独急于归，弟亦当自思之。”仲英此际欲归，见慧琼秋波情送，何忍遽别！欲不归，又被拜林正言厉色的再三催促，弄得没了主意，只是个徘徊不语。挹香道：“拜林哥，你也太太难了。仲英之心早已醉了，方才的琵琶已作司马相如的琴心了，更欲何归？”于是命侍儿重整杯盘，再开樽鼎。莺酣蝶醉，瞥见玉兔东升，拜林道：“今日诸乐俱备，岂可无诗？况慧姐素擅诗词，当此酒绿灯红，苟一不一觞一咏，不教花月笑我侪俗物哉？”挹香道：“今夕仲哥合盞，理宜先咏，弟等和以贺之，方称韵致。况弟等在此，无非观其定情。仲英兄先请催妆，弟当与林哥哥端整打新郎矣。”仲英笑道：“既蒙二兄相推，弟只得首倡了。但诗题须二兄所命。”拜林道：“即事为题，何用别寻。”仲英点头，援笔立成一绝。拜林接来一看，见上写着：

月正光华花正妍，新妆却罢倩人怜。
绮罗队里寻芳去，好折池边并蒂莲。

拜林看了道：“紫诗就描情，以情托景，不即不离，韵和音雅，堪称绝唱。如今该是慧姐来了。”慧琼道：“妾鄙陋菲才，岂足与方家酬唱，倒是不咏的好。”挹香道：“久钦慧姐诗才，敢有不赋之理。定要请教，使我等一识香奁佳句。”慧琼道：“如此献丑了。”于是不假思索，和成一首。诗曰：

懒向花前学斗妍，闭门辞俗少人怜。

临波有客钟情甚，甘露频施润素莲。

挹香见诗凄切，甚为惋惜，因亦挥成一绝云：

十里花香色正妍，天然丰韵见犹怜。
漫将媚语邀明月，腕底先开五色莲。

拜林听了，接下去也成一首道：

不调脂粉别生妍，如此名花合受怜，
独有游鱼偏意懒，仅看明月照池莲。

挹香看了道：“诗笔固佳，惜怀妒意。”拜林笑道：“鲁男子尚有动心，汉相如安得不风魔耶？”

慧琼道：“明日妾有手帕交二人，一为朱月素，一为何月娟。素性风雅，酷爱诗词。翌日偕君等同往何如？”二人齐声称妙。拜林谓挹香道：“酒已尽欢，月将斜午，我们去罢，不要误了仲弟佳期。”仲英道：“夜深路远，不如在此联榻罢。”挹香笑道：“别榻可联，此榻只怕不可联。”仲英自知失言，彼此相顾大笑。二人然后起身，与慧琼订了明日往朱月素处之事，始别，未识明日果去一访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护芳楼挹香施巧令 浣花轩月素试新声

话说金、邹二人乘着月色皎皎，各自回家。一宵无语。明日，挹香约了拜林至慧琼家中，恰巧仲英方起，挹香笑说道：“昨宵佳景，不言可喻，十二巫峰定供兄游尽矣。”一面坐下，一在看着慧琼，谈谈说说。待仲英梳洗毕，慧琼即命侍儿引领三人到朱月素家，并言自己随后就来。

却说那朱月素乃毗陵人氏，容貌秀冶，态度端庄，性耽吟咏。对客有可怜之状，深于情。与慧琼最契，订为手帕之交。闲尝诗歌酬唱，风雅绝伦。其妹何月娟，亦风尘中之翘楚。挹香等三人入其家，侍儿把三人委曲陈说了一遍：“今因闻名，特来求见。”月素甚钦敬，见挹香情深意挚，更加眷爱。三人正与月素、月娟谈论，忽报慧琼至，相迓入座。慧琼即启口道：“愚妹昨宵得遇三君，一觴一咏，畅叙幽情。言及吾姊闺阁奇才，渠等特来晋见。”月素笑道：“愚姊弃陋无才，乃蒙贤妹殷殷称述，何幸如之！”遂相邀至护芳楼中。

原来这护芳楼乃是月素卧室，外房陈设幽雅，雕栏画栋，绣幕罗帏。地铺五彩绒毡，壁悬“八爱”名画，中挂湘竹灯四，系绘《六才》全本。中设楠木天然几，玳瑁石四仙书桌，古铜瓶中养碧桃一枝。壁厢位置竹叶玛瑙榻床，红木圆台，亦甚精巧。旁有一纱厨，厨门启处别有洞天，盖月素之卧室也。其中动用之物，皆折扇式。沿窗列一紫檀妆台，上用绣花红呢罩。又一榻床，榻前悬一立轴，系绘《文君私奔图》。左右楹联笔法甚秀，其句云：

月里娥攀月里桂，素心兰对素心人。

珠帘隐隐，香雾沉沉。其最雅者，朝外排一床，系垂红木雕成全本《红楼梦》传奇。四围皆书画，纱窗内悬异式珠灯，外悬湖色床幔，左右重银丝钩。幔之内悬一小额，曰“温柔乡”，流苏帐、鸳鸯被、合欢枕，俱异香可爱。三人观毕，挹香笑道：“妹妹，你这‘温柔乡’中有什么好处？”月素正要答言，拜林道：“温柔乡乃取温香软玉之意，又名摄魂台，凭你英雄，到了这台上，其魂总要被月素妹妹摄去的。”挹香笑道：“怪不得我此时酥迷迷的，脚要出去，心不出去，原来这魂被月妹妹渐渐摄去了。”月素笑了一笑，把挹香打了一下，又指着拜林道：“都是你强词夺理。”慧琼笑道：“月妹妹不要发急，只要不把挹香弟的魂真正摄去就是了。”月素听了，便走过来把慧琼掀倒了，骂道：“慧丫头，我不饶你！什么叫摄去不摄去？你知道摄挹香弟的魂，这句话我却不懂。谅你摄过他的魂，所以一气儿来打趣。”说着便不住的咯吱。慧琼道：“姊姊，我不敢了。”便喊挹香道：“你何不来帮一帮？”月素道：“你来帮了慧丫头，我

不依的。”挹香只得上来解劝，与月素作了四个揖，要跪下去，方才饶了。慧琼起来，弄得蓬松两鬓，仲英代整理了一回。然后月素命治酒相款，又命人去邀请众姊妹作一住会。

不一时，来了九位美人，都是如花似玉。你道那九个？一个是铁笛仙袁巧云，人才蕴藉，书法风流；一个是鸳鸯馆散人褚爱芳，春风玉树，秋水冰壶；一个是烟柳山人王湘云，可人如玉，明月前身；一个是爱雏女史朱素卿，花能解语，玉可生香；一个是浣花仙使陆文卿，逸志凌霄，神仙益智；一个是惜花春起早使者陆丽春，眉横远黛，眼溜秋波；一个是金铃侍系人孙宝琴，志和音雅，气爽神清；一个是秋水词人何雅仙，丽品疑仙，颖思入慧；一个是探梅女士郑素卿，熏香摘艳，茹古涵今。皆月素知己，故特简相邀趋来。顷刻一霎时满坐皆春，挹香等三人如游花园。不知身在何方，细数之，恰恰金钗十二。月素与慧琼亦甚欢喜，乃道：“辱荷诸姐妹不弃，齐来践妹佳约。愚妹因蒙这三位公子过舍清谭，聊设一樽，特邀众位作一陪宾耳。”众美人道：“又要姊姊费心了。”正说间，侍儿来禀道：“酒席已排在浣花轩，请公子与众小姐饮酒。”于是月素等请三人先行，众美人姗姗随后。花围翠绕，非有福者不能得此。正所谓：

才子易教闺阁疾，丈夫总有美人怜。

至轩中，三人重复观玩，见其中修饰别有巧思。轩外名花绮丽，草木精神，正中摆了筵席，月素定了位次，三人居中，众美亦序次而坐。第一位鸳鸯馆散人褚爱芳，第二位烟柳山人王湘云，第三位铁笛仙袁巧云，第四位爱雏女史朱素卿，第五位惜花春起早使者陆丽春，第六位探梅女士郑素卿，第七位浣花仙使陆文卿，第八位金铃侍系人孙宝琴，第九位秋水词人何雅仙，第十位傅春使者谢慧琼，第十一位梅雪争先客何月娟，末位护芳楼主人自己坐了。两旁四对侍儿斟酒，众美人传杯弄盏，极尽绸缪。挹香向慧琼道：“今日如此盛会，宜举一觞令，庶不负此良辰。”月素道：“君言诚是。”即请赐令。挹香说道：“请主人自己开令。”月素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还请你来。”挹香被推不过，只得说道：“有占了。”众美人道：“令官必须先饮门面杯起令才是。”于是十二位美人俱各斟一杯酒，奉与挹香。挹香俱一饮而尽。乃启口道：“酒令胜于军令，违者罚酒三巨觞。”众美人唯唯从命。挹香又说道：“是令用三句成语，首句用《诗经》，次句用曲牌名，末用古诗一句作收。诗中要有花字，凡数到花字何人，即交令于何人，然后饮酒起令。”众美人俱道：“妙极。请先说罢。”挹香道：“若不能说或不通，俱要罚酒一斗。”陆丽春笑道：“知道了，不要啰苏，快些说。我们输了，不怕你不代我们饮酒。”

挹香笑了一笑，乃先说道：“载辇駉駉，醉花阴，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挹香说完，顺位数去，恰是袁巧云饮酒。侍儿斟了一杯，巧云饮毕，说道：“我有嘉宾，醉太平，数点梅花天地心。”念毕，挨着陆文卿吃酒，于是也说道：“公侯干城，得胜令，醉闻花气睡闻莺。”何月娟听见道：“如今要我吃酒了。”即持杯一饮而尽，便说道：“三五在东，一点红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月素听见，笑说道：“好虽好，惜乎稍见色相。”乃饮尽一杯，说道：“今夕何夕，三学士，一日看遍长安花。”挹香大赞道：“好好好，好一个‘一日看遍长安花’！”细数之，恰是陆丽春吃酒。丽春饮了一杯，即念道：“言念君子，望